

世紀 · 翻翻不戒

靈動的公義

文 · 鄧小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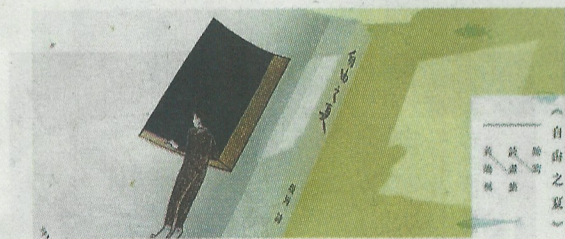
璇筠《自由之夏》（下稱《自》）由藝鵠出版，作了不少的企劃，回響詩評也有幾篇，看到一個同代作者能夠得到這樣好的對待，心裏很是替她高興。此刻談《自》，容我由比較個人的角度說起。

好幾年前，璇筠曾問起我對她的詩有何意見，我說我最喜歡的，還是她作品中的跳躍與剪裁，輕靈的節奏。這也許是我個人品味，但璇筠可能記住了，在《自》可見不少我喜歡的靈動之句，比較集中在第二及第三部分，如「自來水從水管／探出來／注滿一隻水杯。／夢仍在空氣中浮游。／時鐘的馬達達。」（〈夏天，在家中看日出〉）我現在比之前分外看重這種輕靈的節奏，因為它也許是通過與生活的頡頏相抗才能留下來的。因此我現在甚至喜歡璇筠裏偶然不合語法的部分。有時，詩歌必須立足於個人的世界，讓自己的聲音清晰迴響，世界的雜音有時是種妨礙。詩力剪裁生活，而這不容易，因為生活剪裁鳥的靈魂。

對公義的尋求讓我們融入群體

這些靈動之句當然有很多是在獨處的語境中呈現的，如〈自白〉、〈然而你仍然在跑〉、〈廢墟——羅馬紀行〉等；這不稀奇，但同時我發現在由時政觸發的第三部分「我們都是外星人」中，亦多見此靈動。如「命運的鍵盤到底非此即彼。／即使看到聰明我們無法到達彼岸。／無色之夢向陽光偷襲／詩的刀片就手刃過來」（〈64，或富士康〉）所謂批判的思維，有時僅僅是心靈的一種直感，通過對外在的不適而發出自己的聲音。這個自己與公義就在此時天然重合。對公義的尋求讓我們融入群體，但這可以不是自我的埋沒，而是自我的尖銳體現。

靈動與公義的結合，這部分的璇筠不常被發現，但幸運地，藝鵠之前在合舍舉辦的「在黑暗中開墾房間——《自由之夏》詩聲畫序 × 畫展」，由 Interzone Collectives 負責音樂，演員陳港虹演繹朗讀，在暗燈及剪碎了的詩句中，這一部分的璇筠被清晰地呈現並放大。這是一次很高超的詩與音



樂的結合，Edmund Leung 的 ZEN PAN 及電子音樂更為璇筠的作品賦予了一層夢及無意識的包裹。夢與無意識這個維度是璇筠少有到達的，雖然她的跳躍其實非常接近。也許是她關懷外在現實多於自身，多寫公共性而非私密——璇筠以重視對他人的愛為核心。外在現實包括自然的觸發，是她寄託自己詩思之處。

璇筠常言愛，在大學時我們一起辦吐露詩社時她便已如此，我及壞詩友們常投以善意而尖刻的嘲笑，而璇筠貫徹不改，至今成為她的詩作主題與我們之間的密語笑話。我想這與她成長的背景、中學教育可能有關係，她賦有一種左翼的開朗、剛健與正能量，人文關懷。「孤獨是一盞自由的燈／在沉思中給你一個／公道的說明」，這無疑是安慰了，但願事實如此。

《自》中，對保有寶貴的初心甚有意識，我想創作者常要回到創作的起點，才能紓緩自如。除了雄仔叔叔的《你還有沒有寫詩》之外，《自》還讓我想起盧樂謙的《星期四詩集》，當然還有善把童年事物入詩而進入哲理層次的飲江。四月二十日晚，我及璇筠及飲江會在藝鵠談「樸實語言與真理追尋」，不知能否引出樸實語言而追尋真理的一派詩風。